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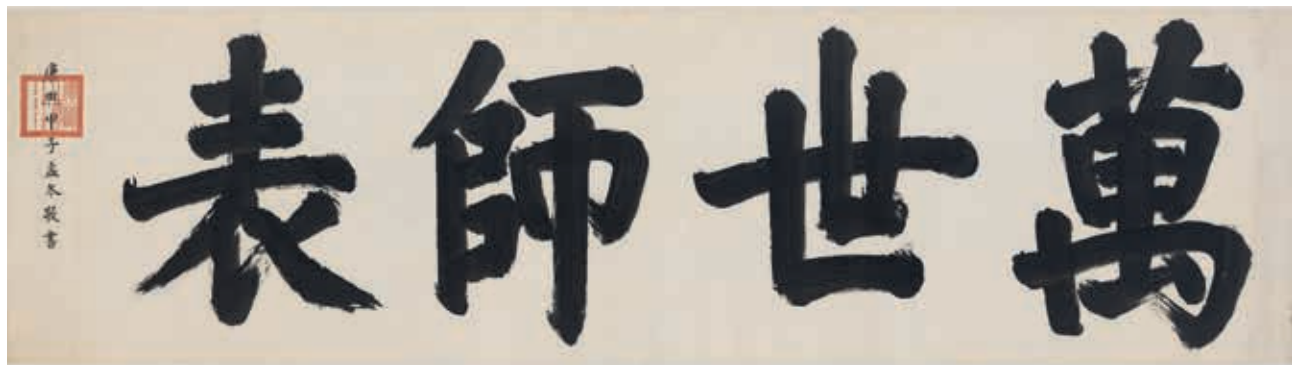


圖3 清 清聖祖 御筆萬世師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萬世師表御匾 臺南孔廟 作者攝



圖1 十五座御匾 (a、b、c) 臺南孔廟 作者攝

「萬世師表」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

陳芳妹

參訪過臺南孔廟的朋友，應該也跟我一樣，震驚於大成殿高懸的琳瑯滿目的十五座御匾。(圖一)它們不只來自大清帝國的八代皇帝，更及於民主臺灣的七任總統。它們伴隨著臺灣走過歷史關鍵腳步。始自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年，是臺灣歷史上最關鍵的一年。臺灣，從康熙帝口中的：「海外」變成為大清帝國版圖的「臺灣府」。臺南孔廟第一座康熙萬世師表御匾隨之出現。(圖二)

民國一〇五年(二〇一六)十一月五日，甫上任不到半年的第一位民選女總統蔡英文，揭匾「德侔道昌」，列入孔廟最高統治者第十五座匾額。臺南孔廟的御匾，遂隨著臺灣最高統治者的更替，在三三二年間，逐漸累積，終蔚為奇觀。

臺灣一級文化古蹟，蘊含著如此的政治文化大場景，關心臺灣歷史的你，是否

也想了解它是如何開始形成的？

有別於臺南孔廟根據原拓本雕刻，以及文革以後中國各地的重新複製，康熙帝手書真蹟「萬世師表」(圖三)，第一次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展出，將為國人帶入三百年前時光隧道的第一場景，為你初步解密。

「萬世師表」御書在故宮展出。國人

不僅可在臺南孔廟「遠瞻」三三二年前越過臺灣海峽來到臺灣第一手摹本高手，更可在故宮「近看」三三二年前康熙皇帝手書原蹟。此康熙帝御書原蹟，更隨著臺灣與中國近代關係波瀾壯闊的演變而透露許多信息。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此手書，原是康熙帝的伴手禮。是他平定三藩及征



圖7-1 顏真卿 〈多寶塔碑〉「表」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萬世師表御書「表」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萬世師表御書「萬」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但如此巨幅，只寫四字，細究單一筆觸，因筆畫粗大且長，往往呈現墨分五彩的濃淡變化。（圖五）有不少起筆處，墨多濃郁潤澤，收筆處，則已乾擦飛白。（圖六）

若「萬世師表」的書風有所師法的話

觀眾已先被巨幅所震懾。衍聖公孔毓圻記錄康熙帝送禮時的原始設計，正是「懸匾殿中」。

此次原蹟再現，觀眾能細究康熙帝書法筆意。「萬世師表」四巨字，由右到左，字體結構、起筆、落筆、筆畫間的先後堆疊、運腕之法、轉筆處、墨色的乾濕與濃度的變化，盡收眼底。雖然每一筆的粗細變化不大，似追求楷書的中和平穩不求新奇的風格。



圖4 萬世師表御匾在曲阜孔廟遭中國文革焚毀 引自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頁160-161。



圖6 萬世師表御書收筆處，則已乾擦飛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萬世師表御書呈現墨分五彩的濃淡變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另一方面，康熙帝手書原蹟，卻在二百年後，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因業師孔德成（一九二〇～二〇〇八）教授，孔子七十七代孫，三十二代衍聖公，第一代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隨蔣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政權播遷而抵臺。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當臺灣政府停止「奉祀官府」後，孔德成教授遂將康熙帝原蹟移交故宮。此原蹟，因之有幸避開了最早複製御匾在曲阜孔廟遭中國文革焚毀的浩劫（圖四），今日得以在故宮第一次公開展示。

此來自大清帝皇帝手書原蹟，國人若和三百年前來到帝國邊陲新領地臺南孔廟的地方複製御匾，一齊會觀比較，不只是文物視覺的大饗宴，更可思考清帝國御匾制度何以至今仍存在於臺灣，對臺灣歷史有什麼文化意涵？

三十歲女真皇帝為孔子親灑巨幅翰墨

康熙帝手書原蹟，四〇五公分長，一二〇・八公分寬，以橫披方式在故宮大立軸櫃展示，遠觀、近看兩相宜。就近前，

其結體寬短、筆畫粗細一致，比較豐潤多肉，顯露近於顏體。如「表」及「萬」字（圖七、圖八），筆畫間的構形與佈局，尤其「表」字捺筆，近顏真卿（七〇九～七八五）〈多寶塔碑〉。（圖七一一）

同時「萬世師表」大字，每一筆雖粗細相近，似少變化，但透過乾濕濃淡的巨筆觸，突顯張力，並有沈鬱粗重之感。誠如他跋顏真卿墨蹟，稱宋祈雖以為顏真卿筆力「遒婉」，唯帝披閱遺蹟，卻覺其「凝重沉鬱」。「萬世師表」豈非康熙式的「顏」風嗎？

但必須注意的是，「世」（圖九）字又略帶歐風。歐陽詢（五五七～六四一）皇甫誕碑「世」字（圖九一一）刻意拉長最右邊豎筆，以營高峻之勢。康熙帝這裡寫的「世」則拉長中筆，在高峻中又求平衡。

如此四字由右到左，依序為七四，八六，七三，八七公分。原紙左右皆對稱加出二一・二公分，面積比五年前聖祖為祖母祝壽寫的〈萬壽無疆〉更大。推測此巨作在下筆前可能經過一定的構圖佈局吧？他需要多大的筆？用何樣的筆？寫字的桌子有多大？在在都是令人好奇的問題。



圖10 清初 康熙帝便裝寫字像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與藝術的交會特展》

房成立的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前後，以及南書房記注已發表的康熙十六年到十九年期間（一六七七～一六八一），都有較豐富的記錄提供我們認識他的書法之路。他令沈荃（一六二四～一六八四）進呈草書千字文、百家姓以備臨摹；他欣喜接受國子監祭酒馮源濟進獻王羲之（三〇三～三六一）「快雪時晴」帖，自謂「常臨王羲之字」；他與張英（一六三七～一七〇八）在懋勤殿觀賞內府珍藏王羲之、懷素

以孔子為師

決定親訪孔子故鄉的三十歲的年輕女真帝，真心以「萬世師表」歌頌孔子嗎？

（七二五～七八五）、顏真卿、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三）、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等真蹟以及宋初搨淳化閣帖全本。



圖9-1 歐陽詢 皇甫誕碑「世」字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萬世師表御書「世」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曾根據一張現存康熙年輕握毛筆準備揮毫的畫作（圖十），針對此筆進行複製，同事們推測，萬世師表可能需要如康熙帝畫中手握的大筆吧？

康熙帝書寫時或許很難像畫作中的坐姿，而需站著，懸腕，也可能須在比畫中更大的桌子前，才足以佈局揮灑使出足夠力道吧？

左邊盡頭，雖有一行落款小字，「康熙甲子孟冬敬書」（圖十一）鈐印「廣運之寶」滿漢文並陳，說明書寫者的皇帝與女真身分，是康熙帝「以謹封識」之用。關於滿文部份，乃為康熙時對「廣運之寶」的意譯方法及清文的楷寫方式。清文讀法，由左至右，與漢文正好相反。滿文的羅馬拼音及譯注為：左邊第一行為三字，onco（寬廣的）goro（遠）jecen（疆界）；左邊第二行為四字，aku（無）yabun（行，行為，行走）i（的）boobai（寶貝），約可粗疏的直譯為「寬遠無疆之行之寶」。

此璽清文，在被稱作「官書體」，運用漢文楷書筆法之外，左邊第一行最後一字，以及第二行中間的滿文末尾拉長部分，均採取類似滿州入關前璽印類似大刀尖端的裝飾性寫法。

這方璽印雖與乾隆二十五寶「廣運之寶」的翻譯詞彙及滿篆篆法不同，卻保留了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滿篆改革前、因改革而幾乎消失的具體的視覺演變軌跡。「萬世師表」四大巨字及落款印章，筆筆所呈現的，不只是來自政治上的皇帝，更是揮筆善書的年輕女真人。

這位女真皇帝在五年前，二十五歲時，也揮毫寫「萬壽無疆」四大字，並親自視匾（一四四公分寬，三八六公分長）懸掛在慈寧宮，為其敬愛的祖母孝莊皇太后祝壽。目前康熙帝書法原蹟是否仍存？雖不可知，但以現存世的緞面繡織成的匾額看，粗細一致的楷書，收筆的乾帶飛白，顯示和「萬世師表」有共通的風格與習慣。

無論是康熙帝對皇子、大臣的「自述」，或「他述」。後者包括法國傳教士白晉（Jochin Bouvet, 1656-1730）寫給法王路易十四的書信，以及起居注官或南書房記注對康熙帝的記錄等等，都可看出皇帝喜好書法的程度。

他確實一如一般的善書愛書者，經過紮實的勤練、臨名帖，觀摩宮中名作、還有他書法大師圍繞在他左右。

書寫「萬世師表」之前，特別是南書

或只是虛應故事的政治秀？當時他對儒學的了解到底有多深？

自幼父母早喪，掌握康熙帝幼教權的蒙古族祖母孝莊皇后（一六一三～一六八八），極度重視其滿文及蒙文教育而對漢文有所顧忌，不只朝鮮李朝顯宗朝廷對孝莊太后的認同滿文、排斥漢文的態度有所風聞，她且認真執行，派遣侍女蘇麻喇姑教授康熙帝「國書」（滿文）。

不過，孝莊皇太后所擔心的強勢漢文化，卻已在女真幼帝生命中滋長，終於勢不可遏。

康熙帝回憶八歲登基時，已開始有張林二內侍以經書教其句讀。從康熙十年到二十三年（一六七一一一六八四）東巡訪魯之前，這十三年的起居注，每天兩位起居注官詳細記錄這位女真帝研讀漢籍古典，包括他所讀何篇？何章？何日？何時？雖然他日理萬機，但在經筵日講制度下，由日講官的「進講」到「朕覆講」到「朕先



圖11 「康熙甲子孟冬敬書」萬世師表御書落款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幸魯盛典》 「皇上自御極以來，削平三逆、掃蕩臺灣」 清康熙50年孔毓圻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日講四書解義》 「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 清康熙16年内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親講」；從「隔日講」到「日日講」再到「寒暑假不輟講」，逐日逐篇閱讀、講解、討論與互動的情景歷歷在目。

基本上從康熙十一至十六年（一六

七二）一六七七），已讀完《四書》；讀完《尚書》；康熙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六八〇）一六八四）訪曲阜孔府時仍在讀《易經》；康熙十年到二十三年在此讀經的十三年間，他責成經筵及日講官陸續將日講內容出版成三本解義，即《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康熙十六年出版）（圖十二）、《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康熙十九年出版）、《御製日講易經解義》（康熙二十二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這三本書正是他親幸闕里送給衍聖公孔毓圻等的禮物。

雍正帝整理其父對其勸學，談及年少苦讀經書，以至痰中帶血的肺腑敘述：及至十七八，更篤於學，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誦讀。日暮理事稍暇，復講論琢磨，竟至過勞，痰中帶血，亦未少輟。

到底康熙帝在儒經中讀到什麼？何「萬幾餘暇」，仍「夙夜兢兢」？他在研讀經典後，何以在三十歲時，終於決定要親自到曲阜向孔子致敬？

在日講四書完成後，為出版第一本《御製日講四書解義》他所作「序」，可以提供部分重要的理解線索，這時他才二十五歲。

康熙帝直言，身為皇帝「留心問學」，是為「孳孳求治」，尋求統治之道。他在研讀《四書》中，體察到「道統」在《四書》、「治統」也在《四書》。他找到「治統」與「道統」之間，也就是「政治」與「知識」的結合點。他正因此而了解到孔子是「生民未有之聖」，由之而「作君」，亦由之而「作師」，於是培養統治者的知識。凡孔子與列國國君、士大夫、及門弟子所論的，不外「政」與「學」。因此，堯、舜、禹、湯、文、武的「治統」，得因孔子（前五五）前四七九）《論語》、曾子（前五〇五）前四三五）《大學》、子思（前四八三）前四〇二）《中庸》、孟子（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孟子》這四部書，而成為「道統」，流傳萬世，歷代的「治統」端賴這種「道統」才能維繫。

三十歲的康熙帝以孔子為師，研讀經典後，深切體認到他是集「道統」與「治統」於一身的皇帝。從他的《起居注》我們才具象地看到，這位三十歲女真帝，每天研讀中國經典的同時，他也每天要面對「治統」中的問題，並且快速裁定各種決策。諸如康熙二十二至二十三年間（一六八一）一六八四），他決定重用施琅（一六二一）

一六九六）武力進攻臺灣到成功，終至於征服明鄭，接著要決定處理鄭克塽（一六七〇）一七〇七）等降人的原則。確實，東南三藩八年的反抗勢力既已平定，臺灣又成為大清帝國的新版圖，天下真正一統了。這時親謁闕里禮拜孔子，難怪衍聖公孔毓圻記錄此一聖典，就有四次提到征服臺灣的事。（圖十三）康熙帝則以「四海晏平」、「天下之權統一」自況。在這時機，決定南巡，並東巡親幸闕里，以漢人的書寫方式，親自敬筆「萬世師表」四個大字，作為登臨孔府的伴手禮。

親幸闕里行三跪九叩禮後的禮物

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十一月十八日，這個女真皇帝帶著「萬世師表御書」及「曲柄黃蓋」二件禮物，親幸曲阜孔廟，並且還向孔子行最隆重的「三跪九叩」禮。

自漢高帝過曲阜，以太牢祭孔子以下，將近一千九百年到康熙，中國歷史上只有區區九位皇帝親幸闕里。然而皇帝選用的禮物與進行的禮數，康熙帝的選擇，卻是中國史上的第一次。這是九卿會議多次討

正是展示給孔氏後代時所站立的。康熙皇帝成為第一位皇帝將個人書法移入孔廟大成殿神聖空間的第一人。

歷代皇帝如宋徽宗者，也曾為闕里御書匾，但只寫大成殿殿名，懸在殿門口；「萬世師表」匾，則透過皇帝的指示，高懸於大成殿中。此懸掛地點的醒目聚焦性，在神聖空間進駐政治性的視覺文物，與大成殿中的神像與牌位並存，更是史上所未曾有的。

這份皇帝親自送來的禮物，其所載負的意涵，皇帝在大成殿孔子神像前時，當場已做了明確的宣示：

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聖教，亦以垂示將來。（圖十四）

女真皇帝，研讀漢知識份子所敬仰的至聖先師的經義，並親自以漢知識份子人文素養的書法形式，書寫「萬世師表」，送達大成殿。不只表達這位女真皇帝對孔子的贊頌備至，當下，他還提出「懸額殿中」，可能藉著「萬世師表」匾額象徵康熙皇帝與儒家的關係。

一旦進入大成殿的神聖空間，此匾與孔子牌位及神像所代表的漢族崇儒的長遠傳統相結合，而使「當下」，躍升到具有「將來性」，也就是康熙當場所說的「垂示將來」。康熙帝以其帝王之尊，在漢人久已建立的深遠傳統的祭孔神聖空間中，為他撰作的視覺文物「萬世師表」找到一個最為不朽的場所。

康熙帝也自己決定只有皇帝身分始能使用的「曲柄黃蓋」，伴隨御書，一齊獻給他所禮讚的「得其正統」之「素王」孔子。必須注意的是，在獻禮物之前，女真皇帝已先行對孔子塑像行「三跪九叩禮」。這種最極致的禮敬，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作為一個女真出身的皇帝，十六歲時曾幸太學，按廷議，只行「二跪六叩頭」禮。這次幸魯，廷議主張同幸太學之禮。但康熙帝最終自主決定再加一等，三跪九叩頭。第一次南巡，康熙帝接受群臣萬民的三跪九叩，卻在萬民矚目的南巡歷程中，把皇帝的三跪九叩獻給了泰山、孔子以及明孝陵。三十歲的女真帝，不再只是像早期《起居注》所記的，只往東北向女真祖先福陵、昭陵和永陵行三跪九叩的女真帝。三十歲的康熙帝，已經「盪平」三藩以及前明殘



圖14 《幸魯盛典》 「萬世師表，懸額殿中」 清康熙50年孔毓圻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論後，經過皇帝親自決定的。這是史無前例的公開展演，送禮、行禮的當中，具有很深的用意的可能性很高。我們參證主事者康熙帝的《南巡筆記》、陪侍大臣的《起居注》、辦事或耳聞大臣的賦詩頌揚、受訪孔家的《幸魯盛典》與《出山異數》等文獻，雖然記錄同一事件，卻隱約蘊含各種角度，庶幾可分辨出在康熙帝與大臣間的互動中，在大臣的提議與考量間，康熙帝的採納部分與自主的裁決，使我們得以進一步了解「萬世師表」御書的文化意涵。

康熙帝御書，從所押時間「孟冬」推論，是在拜訪的一個多月前，已預先寫成。「形式」及「地點」，皆經考慮選定。

御書最後呈現的「形式」，並不是利於收捲攜帶的「卷軸」，而是堂皇的「匾額」。這次康熙帝離開紫禁城後，先東巡到泰山，接著南巡至東京，最後北返才訪謁闕里，千萬里迢迢而行，或許只是為了攜帶的方便，他帶的是「卷軸」。但在展示「卷軸」之時，指示終極所要的是「懸額」，即是必須是懸掛的「匾額」。

從文物置放的場所看，「匾額」當然比「卷軸」更具有不易更動性，至於懸掛的「地點」，他指定「大成殿中」。這裡

餘勢力，他正仿虞舜燔天，漢高祭孔，與儒家共治天下。

他的禮物，他的三跪九叩，正昭示著女真帝已成為真正統治漢人的皇帝。康熙帝與儒家關係密切的形象已然確立。親幸闕里不到四月後，他下令「以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摹搨，頒天下文廟」。

「萬世師表」御匾的廣布與政治宣傳效用

康熙臨幸闕里的作為，漢人儒臣看在眼裏，深被感動，雀躍不已，而為之吟詩作賦，留在如皇清文類等史冊者，不乏其人。他們也許不免歌功頌德，但這位女真皇帝對儒家宗師孔老夫子的史無前例地尊崇，漢人儒官的感動是溢於言表的。特別是當過日講官的如張英，寫下「展隆儀於稽拜，施殊敬於儒先」是禮數的紀實。熊賜履「萬世仰師表，親題御墨香」是御書的強調。姜宸英說：「讚稱九拜獻三跪，此事今有古所無」，誠所謂「跨漢軼唐」。陳廷敬說：「冊書討研，勤逾儒素，遐瞻東魯，慨想宣尼，希代曠古，前未有也」。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但皇帝這樣表演，

看來康熙帝萬世師表御書之流傳於大清帝國中，其與大多數漢人互動的主要部分，是他自己漢化的部分被忠實的複製，而他所保留的女真特色的滿文，在漢人為主區則可能被在地化吧？

無論如何，康熙帝的「萬世師表」御

祭儀。圍觀的觀眾，還包括「番民」。紀錄這場「神聖盛況」的教諭孫襄，寫下「番民觀者莫不嘖嘖稱羨」的記錄。也許是真的相當堂皇，並且熱鬧吧。

值得再關注的是，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匾的書法與故宮現展的康熙帝御書真蹟非常相似，比起其他各地的御匾都更接近原件。這顯示臺南孔廟這件文物，顯然出自摹寫即雕版高手，但印章（圖十六），特別是滿文部分，可能出自不懂滿文的摹手。例如①「L」形的滿文C字母被摹成「\」形的滿文J；類似②「√」形的滿文Y字母被略去勾挑部分，成為「/」形的滿文J；以及③「の」形的滿文O字母弧線斷開，成為了類似滿文R字母等等。

是否當時臺灣始入大清版圖，仍難以找到既懂漢篆又懂滿文的摹手？甚至連北京國子監御匾的滿漢御璽那一方，也有相近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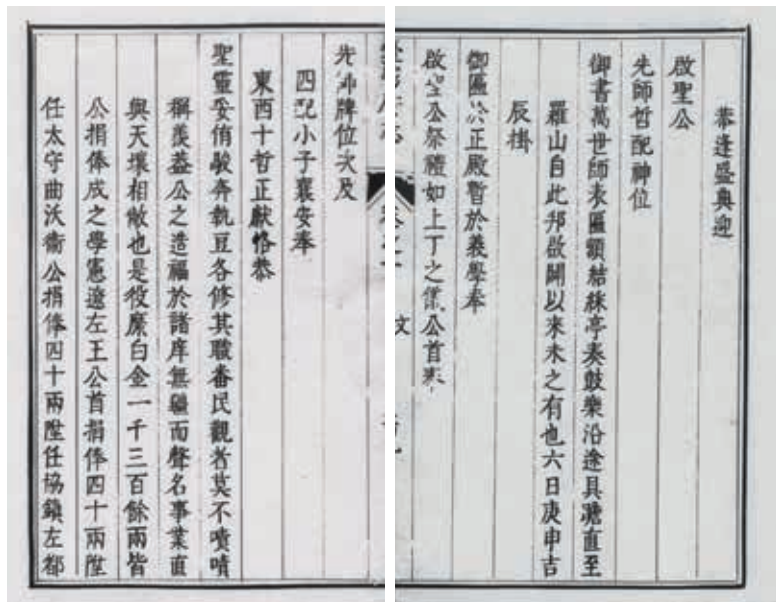


圖15 「御書「萬世師表」匾額，結綵亭、奏鼓樂，沿途具瞻，直至羅山」 引自孫襄，〈諸羅學文廟記〉、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10。檢索自國立臺灣圖書館「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臣子這樣宣揚，於是確立了君統、道統合一的體制，甚至是「君統」領導「道統」。御書「萬世師表」，此具有高度政治性意涵的新文物，不只入駐闕里大成殿而已，還遍及於清帝國各府州縣及附屬國家的孔廟。縱使到現代，我們仍看到目前臺南的「萬世師表」御匾，保留著高懸於大成殿的傳統；其他例子甚多，包括北京、山東闕里、江蘇江陰、浙江黃岩、廣東德



圖16 左：臺南孔廟廣運之寶御璽拓本 作者提供、右：御書璽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慶、山西平遙、四川資中等。它也如過去跨海到臺灣一般，見於越南孔廟。

文獻再告訴我們，這種新的大型的政治性文物，「萬世師表」原版，在成為「匾

匾，已成為世界各地孔廟難以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康熙帝的御匾與他所啓動的御匾制度，卻在他曾認為的「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的臺南孔廟，被成功得保留與延續至今。

參考書目

1. [清] 孔毓圻、金居敬，《幸魯盛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六五二冊，臺北：臺灣商務，一九八三。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二〇〇九。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二〇〇一年第一期，頁二四—二七；《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頁三一—三九；《康熙十八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一九九六年第二期，頁三—三九；《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頁三一—三八。
4. 孔德懋，《孔府內宅軼事》，天津：天津人民，一九八二。
5. 清聖祖、張玉書，《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二九八—二九九，臺北：臺灣商務，一九八三。
6. 清世宗、清高宗，《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史部·詔令類，一八五，臺北：臺灣世界，一九八六。
7. 清世宗、清高宗，《聖祖仁皇帝聖訓》景印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史部·詔令類，一八五，臺北：臺灣世界，一九八六。
8. 《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聯，一九六四。
9. 張廷玉等，《皇清文獻》天津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類，一四五—一五十四，北京：商務，二〇〇六。
10. 孫岳頒、張照、梁詩正，《佩文齋書畫譜》景印文淵

- 閣四庫全書，八一—八二三，臺北：臺灣商務，一九八三。
11. 陳廷敬、喇沙里，《御製日講四書解義》欽定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一九七七。
12. 庫勒納、葉方謫，《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四庫全書珍本五集，臺北：臺灣商務，一九七四。
13. 牛鈕、孫在豐，《御製日講易經解義》欽定四庫全書珍本七集，臺北：臺灣商務，一九七七。
14. 國史編纂委員會，《顯宗改修實錄》顯宗七年（一六六六）九月丁酉條，卷十六，頁八，《朝鮮王朝實錄》，檀紀四二九〇，首爾：東國文化社，一九五七，頁五二五。
15. 昭槤、蘇麻喇姑，《嘯亭續錄》，北京：中華，一九九七。
16. 陳捷先，《康熙皇帝與書法》，《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七卷第一期，頁一—十八。
17. 陳芳妹，《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故宮學術季刊》第三一卷第一期，頁二〇—二一八。
18. 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八卷第一期，一九八七，頁一〇五—一二一。
19. 張臨生，《孔德成先生與故宮》，《故宮文物月刊》第三三三期，二〇一三，頁五六—六四。
20.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八年第五期，頁九十一—一〇四。

僅以本文向業師孔達生德成教授致敬
感謝王耀庭、羅啓倫、吳誦芬、莊吉發、林士鉉、張利等學者慷慨提供本文書法及滿文部分的高見。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額」的同時，孔毓圻且在闕里立碑，成為傳播到各地御匾的根源。由中央到地方的暢通管道，事實上是由闕里負責承擔中央到地方的轉播站。即中央的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奉旨「以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摹揭頒天下文廟」旨下，再由「禮部」勅下該撫，在闕里印刷，再由「禮部」頒發各省「巡撫」，再轉行各「州縣學宮」懸置匾額。

地方官及與儒學相關的士紳，是如何使其進入新領地的儒學神聖空間的？清代相關地方志的臺灣府學，雖無留下具體記錄，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的《臺灣府志》則保存清代始建成的諸羅縣學與鳳山縣學可貴的相關文獻，具體提供我們此一代表來自皇帝的文物，在新領地邊疆臺灣，如何成為孔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與代表孔子及十哲先賢先儒的牌位一齊被神聖化。康熙丙戌年（一七〇六），羅山西門外始新建成諸羅縣學，仲冬，「萬世師表」御匾在結綵亭、奏鼓樂中，與先師等牌位被「沿途具瞻，直至羅山」，迎入新宮。（圖十五）

選定的六日庚辰吉辰，「掛御匾於正殿」，縣令宋永清首奉先師牌位，次及四配，儒學教諭孫襄則奉東西十哲等，並行